

屈復《唐詩成法》與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的選評金鍼比較

陳美朱*

摘要

屈復與沈德潛在乾嘉之際曾被譽為南北兩大詩宗。屈復《唐詩成法》以「為初學者作老馬」為選評理念，僅錄唐人五七言律詩，關注於唐律的遣詞用字與章法照應，猶如為初學者引路的識途老馬。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諸體皆選、四唐兼收，著意於詩歌的體格聲調、興象風神，使人得見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無愧於「為學詩者發軔之助」的選評旨趣。

本文透過兩書的體例與立意，探討屈、沈兩家如何以金鍼度人？研究後發現，《唐詩成法》是以「詩法」說解「作品」優劣，適用於入門初階的「學詩者」；《唐詩別裁集》以詩作的「格調」評價「作者」詩藝高下，適用於進階變化的「能詩者」。此外，屈、沈兩家的選本在後世傳播之所以有冷熱差異，文中也有進一步探討。

關鍵詞：沈德潛、屈復、《唐詩別裁集》、《唐詩成法》、唐詩選本

* 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ection and Critical Guidance in Qu Fu's *Tang Shi Cheng Fa* and Shen De Qian's *Tang Shi Bie Cai Ji*

Chen, Mei-Zh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Qu Fu and Shen De Qian were major poetic authorities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hina during the Qian Long and Jia Qing periods, yet their influence in poetics diverged significantly. Qu Fu's *Tang Shi Cheng Fa* serves as a "seasoned guide for beginners," focusing on five and seven character regulated Tang poems. It emphasizes word choice and structural coherence, guiding novice poets like an experienced mentor. In contrast, Shen De Qian's *Tang Shi Bie Cai Ji* spans all Tang poetic forms and periods, highlighting tonal structure, imagery, and style to help readers appreciate Tang poetry's grandeur. This study compares their frameworks and purposes, revealing that *Tang Shi Cheng Fa* applies "poetic technique" for beginners, while *Tang Shi Bie Cai Ji* evaluates "stylistic quality" for advanced poets. Despite their shared emphasis on selection and critique, their methodologies, priorities, and target audiences differ, shaping their distinct legacies in poetic discourse.

Keywords: Shen De Qian, Qu Fu, *Tang Shi Bie Cai Ji*, *Tang Shi Cheng Fa*, Poetic forms

屈復《唐詩成法》與沈德潛《唐詩別裁集》 的選評金鍼比較*

陳美朱

一、前言

《唐詩成法》是清初屈復（1668-1745）於乾隆 8 年（1743）付梓、專選唐人五、七言律詩的唐詩選本。屈復，字見心，號悔翁，晚號金粟老人，陝西蒲城人。十九歲曾應童子試奪冠，乾隆元年（1736）亦曾被舉為博學鴻詞科，屈復皆棄而不就，輾轉至各地遊歷，晚年在京師館課授詩為生。《唐詩成法》一書，可說是屈復指點初學習詩入門之用的教材。本書的流通性與知名度雖然不高，但若以書中獨特的圈點與對唐人律詩的精細品評而論，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謂本書「雖不是一本著名的唐詩選本，但在評詩方法上卻能獨樹一幟，與眾不同，自有其不可忽視的地位和特點。」¹

本文所討論的另一文本——《唐詩別裁集》重訂本，是清代乾隆年間由沈德潛（1673-1769）編選的一部四唐皆收、諸體兼選的唐詩選本。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今蘇州）人，康熙年間即以詩文聞名，但屢試不第，至乾隆 4 年（1739）始以六十七歲高齡考上進士，並因乾隆帝不次拔擢而仕宦顯達，成為乾隆盛世的詩壇領袖。其於康熙 56 年（1717）初刻、乾隆 28 年（1763）重訂的《唐詩別裁集》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 NSTC 112-2410-H-006-117- 補助撰寫研究成果，原文首度發表於 2023 年 12 月 15 日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續經三位匿名委員提供寶貴審查意見修改，謹此致謝。

¹ 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頁 317。關於《唐詩成法》的獨特的圈點與對唐人律詩的精細品評，詳細可參見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東華漢學》35（2022.6），頁 147-182。

一書，在清代有「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²的稱譽；清人梁章鉅（1775-1849）在歷數明人高棅（1350-1423）《唐詩品彙》與清初王士禛（1634-1711）所編選的《古詩選》、《唐賢三昧集》的不足後，也不得不承認：欲於當世「但求一平正通達之選，以為初學金鍼，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尚堪充數。此書規模初備，繩尺亦極分明。」³肯定其為一部平正通達、可作為「初學金鍼」的唐詩選本。

本文所以取《唐詩成法》與《唐詩別裁》進行比較研究，是基於《唐詩成法·凡例》有「茲集聊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⁴之言，而《唐詩別裁集·凡例》同樣宣稱本書編選目的是「為學詩者發軔之助」，⁵兩書都自稱具有指引讀者習詩的作用。加以屈、沈兩人在乾隆年間曾被目為南北兩大詩宗，印證乾嘉之際管世銘（1738-1798）《讀雪山房雜著》所言：「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⁶儘管「屈、沈並稱」之說，並未見諸其他清人詩話，恐為管世銘的一家之言，但印證乾隆年間許元基（-1737-）品評屈復詩為「國朝第一」，⁷加以屈復平生足跡半天下，先後遊歷齊、魯、燕、趙、吳、越、閩、粵等地，以屈復在各地所累積的知名度與影響力而言，管世銘的論點應該還是有其參考意義的。但由於屈復拒不仕清，以布衣終老，其詩文集《弱水集》更被清廷列入禁燬書目，⁸《唐詩成法》目前也僅見於少數圖書館的善本古籍庫，取閱不易，⁹也就大大降低了本書在後世的流通與接受。相形之下，《唐詩別裁集》不僅在清代廣為

2 清·朱景英：〈唐詩別裁集箋注序〉，筆者未能得見本文，轉引自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頁331。

3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頁1973。

4 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臺南：成大出版社，2022），頁16。為求精省注腳，文中引用本書，以（）標示卷數頁碼，不另加注。

5 清·沈德潛編選：《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據乾隆28年（1763）教忠堂本縮印，頁3。按：為求精省注腳，文中引用本書，概以（）標示卷數頁碼，不另加注。

6 按：本書為善本古籍，筆者未能得見，引文轉引自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頁821。

7 清·李體仁、王學禮合編：《蒲城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卷10，頁411。

8 屈復著除《唐詩成法》外，另有《弱水集》22卷，《楚辭新注》8卷，《杜工部詩評》18卷，《玉溪生詩意》8卷，皆為乾隆年間刊本。因其拒不仕清，加以詩文集《弱水集》中含有民族氣節之意在，成為陝西巡畢沅於乾隆46年（1781）奏繳禁燬的書目之一。

9 關於《唐詩成法》的版本與流傳情形，詳細請見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注14，頁151。

流傳，學界對於沈德潛的詩學觀與《唐詩別裁集》的選評要旨，目前已累積了相當可觀的專著與期刊、學位論文，兩書在後世的傳播情況，可謂冷熱有別，¹⁰迥異於屈、沈兩家在乾隆詩壇「並稱」的情形。

為能深入探討屈、沈兩家如何透過選評唐詩來啟發後者，本文擬先簡介《唐詩成法》與《唐詩別裁集》的成書背景與選評體例，再分別由兩書說詩偏重點（作品／作者）與分判詩作高下依據（詩法／格調）深入辨析，而後聚焦於兩書「金鍼度人」的適用對象（學詩者／能詩者），以及屈、沈兩家是否嚴守選評準則進行較量，從而對兩書在後世傳播冷熱有別的現象提出合理的推論。相信對於這兩部在清代乾隆時期有「初學金鍼」作用的唐詩選評本，能作出更為完整與深刻的評述。

二、《唐詩成法》與《唐詩別裁集》成書背景與選評體例

《唐詩成法》一書，據屈復於卷前〈凡例〉附記：「雍正癸卯（元年，1723），友人岳蕉園（岳禮，號蕉園，康熙5年（1666）舉人）不遠千里，自郟城招予自燕，閱《全唐詩》凡二載而畢，古今體備焉，貧不能梓。」（頁16）可見屈復於雍正元年即著手選錄唐詩，由「古今體備焉」等字推測，屈復原本打算選錄古、近體唐詩，卻在選錄完成後，因經費短缺而未能及時刊印。再對照本書卷前所附書商吳家龍（-1743-）〈唐詩成法序〉，可知屈復與吳家龍相遇於乾隆8年（1743）四月，兩人談詩甚洽，在得見屈復專選近體的《唐詩成法》八卷本後，吳家龍有感於本書：「皆取法律兼備五七言近體，注其作意，以及字句相承之脈絡，使學者了然，知有矩度。」（頁13）不僅詳細詮解詩意，也梳理了詩句的相承脈絡，對於引導初學者習詩大有裨益，

¹⁰ 2024年10月20日檢索「國家圖書館期刊文獻資訊網」，以《唐詩別裁集》為題的期刊論文計有17篇；「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以《唐詩別裁集》為題的學位論文有1篇。檢索「中國知網」，計有4本學位論文，20篇期刊論文是以《唐詩別裁集》為題進行研究。相較之下，以《唐詩成法》為題者，兩岸學界目前僅見1篇期刊論文。

遂將原書規模由八卷擴大為十二卷，¹¹並於同年九月下旬刊刻印行。本書前五卷選唐人五律 304 首，後七卷選七律 242 首，全書合計十二卷選詩 546 首。

屈復在卷前〈凡例〉自言本書之編選，是「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頁 16），就全書體例來看，由於僅選錄有「律」可循的唐人律詩，透過「詩句旁加圈點」並「首首附有詩評」的方式，詳細指示唐人律詩的規矩法度與精妙所在，讓初學者能透過詩法的引導進行創作；待創作熟練後，再逐漸轉化詩法於無形，達到「與法相忘」卻又能「即詩以見法」¹²的境界。以下透過詩例來說明本書「詩句旁加圈點」¹³與「首首附加詩評」的情形。以杜甫〈旅夜書懷〉為例：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卷 4，頁 132）

詩中密集單圈的「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顯示此為本詩佳句所在；而「豈」、「應」二字則是詩中的關鍵字，結合屈復的詩評內容：「豈、應二字交互而見，言名豈應以文章而著耶？官豈應以老病而休耶？飄零天地，豈應竟似一沙鷗耶？」點出「豈」、「應」二字以互文見意，以及五、六句在詩作後半由「景」入「情」的轉折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屈復的詩評內容，不僅指出詩作佳妙處，對於詩作何字不佳？如何修改？也都有深入完整的解析。以綦毋潛（692-755）〈送章彝下第〉為例：「長安渭橋路，行客別時心。獻賦溫泉畢，無媒魏闕深。黃鶯啼就馬，白日暗歸林。三十名未立，君還惜寸陰。」屈復以本詩三、四句：「三明說下第，四當含蓄；四明說則三當含蓄。」故而建議上句宜改為「有渡春波淺」，與下句的「無媒魏闕深」才能

¹¹ 《唐詩成法》如何由八卷本擴大為十二卷本，究竟是將原書八卷內容再細分為十二卷？還是增錄若干詩作擴大為十二卷？由於屈復及吳家龍並未說明，目前亦無法取得最早的八卷本進行比對，只能存而不論，以俟將來。

¹² 劉藻（1701-1766）〈唐詩成法序〉有言：「學者讀其書，本法以為詩，而與法相從；漸即詩以見法，而與法相忘，則徵君之沾丐衣被多矣。」見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頁 11。

¹³ 《唐詩成法》原書以密集單圈（○）標示詩中佳句所在，以密集雙圈（⊙）標示詩中關鍵字詞，唯今人點校時為避免單圈、雙圈混淆難辨，遂以實心（●）取代雙圈。見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卷前點校說明，頁 3。

使句意有參差變化（卷 2，頁 84）。又如劉長卿（726-790）〈碧澗別墅喜皇甫侍御相訪〉：「荒村帶晚照，落葉亂紛紛。古路無行客，寒山獨見君。野橋經雨斷，澗水向田分。不為憐同病，何人到白雲？」全詩為劉長卿因喜見好友皇甫曾（?-785，曾任侍御）途經荒僻路徑到訪別墅而作。由第四句的「寒山獨見君」，可見已知訪客身份，是以末句的「何人到白雲」便有明知故問之嫌，屈復故而建議將「何人」改為「何緣」，以下是屈復說解本詩的詳細內容：

若將「何人」改作「何緣」，不但與三四不複，且與第七句鈎勒得緊湊，並五六之「斷」字、「分」字，亦有關合矣。蓋「斷」、「分」二字，是形容路徑荒僻，結句應深一層跌落方警豁，「緣」字較「人」字更深一層，不待言。只易一字，便是合作。可見一字不佳，足累全篇，古人「一字師」，豈虛語哉！（卷 2，頁 79）

引文中，屈復詳細說解了「何人」改為「何緣」後，不僅能與第七句「不為憐同病」的到訪緣由鈎勒得更緊湊，也能與五、六句形容路徑荒僻的「斷」、「分」字有所關合。透過引文長篇說解內容，不難想像身為坐館塾師¹⁴的屈復，是如何孜孜不倦的向學子講解詩作該如何鍊字？如何前後呼應關照？如何修改為佳？從而亦可知屈復自言其編選本書是「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誠非虛言。

復就沈德潛《唐詩別裁集》而論。本書有初刻、重訂兩種版本。初刻本是沈德潛與同鄉（江蘇長洲）陳培脉（字樹滋，?-?）於康熙 56 年（1717）合選而成。全書共 10 卷，分別選錄五、七言古詩、律詩、絕句及五言排律共計 1643 首唐詩。¹⁵乾隆 24 年（1759），沈德潛進呈《清詩別裁集》，將錢謙益（1582-1664）等貳臣列於該書首卷，受到乾隆帝的嚴厲訓斥後，不僅將《清詩別裁集》刪改重刻，也緊急重訂《唐詩別裁集》，以符合乾隆「因人存詩」、「以忠孝論詩」的原則，¹⁶並於乾隆 28 年

¹⁴ 據袁行雲所述，屈復曾於康熙 20 年（1681）「試童子第一」，卻棄科舉而奔走於齊、楚、吳越之間，並「數至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可見「塾師坐館」應是屈復謀生的手段。見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卷 19，頁 641。

¹⁵ 《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因流傳不廣，多館藏於上海、北京等圖書館善本古籍書庫，筆者所見為上海圖書館館藏之康熙 56 年（1717）碧梧書屋藏版。

¹⁶ 沈德潛修訂《唐詩別裁集》的緣由，以及初刻本與重訂本的差異，詳細可參見范建明：〈關於《唐詩

(1763) 將《唐詩別裁集》重訂本付梓刊行。在重訂本中，不僅增錄了「王、楊、盧、駱，唐初一體」、「白傳諷諭，有補世道人心」、「張、王樂府，委折深婉，曲道人情」、「長吉嘔心，荒陲古奧，怨懟悲愁」等諸家詩作。加以乾隆 22 年 (1757) 明令鄉試與會試增考五言八韻試帖詩，為因應制科所需，沈德潛遂「檢擇佳篇，垂示準則，為入春秋闡者導夫先路」(〈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1)，於書中卷 18 增錄了 26 首五言試帖詩。在詩體不變但增錄部分詩家與詩作的情況下，重訂本的選錄數量，也就由初刻本的 10 卷 1643 首，提升至 20 卷 1940 首。¹⁷全書按詩體分卷，分別是：五古 4 卷，七古 4 卷，五律 4 卷，七律 4 卷，五言長律 (含試帖詩) 2 卷，五絕 1 卷，七絕 1 卷，每卷再依詩人所處時代 (初、盛、中、晚唐) 編排先後。

《唐詩別裁集》除了在卷前以序文、凡例說明編選理念，也概述各種詩體的源流演變。在各卷選錄的重要詩人名下，也簡介其籍貫生平；對於不同詩體的重要詩家，則總括其創作成就。以詩人劉長卿為例，由於沈德潛視之為盛、中唐詩風轉變的關鍵人物，故而在選錄劉長卿的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各體名下，¹⁸分別概述其與中唐詩風的關聯性：

中唐詩**漸秀漸平**，近體句意日新而古體頓減渾厚之氣矣。權德輿推文房為五言長城，亦謂其近體也。(卷 3，頁 8a，論五古)

中唐古詩，**寥寥可數**，故文房以後，昌黎以前，存十餘首，以志崖略。(卷 7，頁 13b，論七古)

中唐詩近收斂，選言取勝，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調亦降**矣。劉文房工於鑄

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 (2012.12)，頁 70。

¹⁷ 據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集序〉所言：「(本書)成詩 20 卷，得詩 1928 章。」但筆者據香港中華書局版的內容統計，實為 1940 首。推測數量之所以有些微落差，應是某些詩作重複選錄所致。如孟浩然〈晚泊潯陽望香爐峰〉，既列入卷 1 的五古，又重見於卷 9 的五律；而卷 10 所收祖詠〈泊楊子岸〉，與卷 12 鮑溶〈泊楊子岸〉內容重複。

¹⁸ 以上四種詩體之外，《唐詩別裁集》亦選錄劉長卿之五排、五絕、七絕，但並未於名下多作評論，故而未多加引述。

意，巧不傷雅，猶有前輩體段。(卷 11，頁 1a，論五律)

七律至隨州，工絕亦秀絕矣，然前此渾厚兀冪之氣不存。降而君平(韓翃)、茂政(皇甫冉)，抑又甚焉，風會使然，豈作者莫能自主耶？(卷 14，頁 7b，論七律)

以上「漸秀漸平」、「寥寥可數」、「體格卑而聲調亦降」以及雖「工絕秀絕」卻「渾厚兀冪之氣不存」的評論，不僅是劉長卿的各體創作特色，也是沈德潛對於中唐詩風所以異於盛唐的看法。在詩人名下的生平簡介與相關評論之外，書中所選錄的詩作，時亦附有圈點或簡短評語以指點其要。以杜甫五律〈送遠〉為例：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

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卷 10，頁 18b)

一、二聯的圈點是提示本詩警要處，首聯並有旁批：「何等起手，讀杜詩要從此種著眼。」詩末附有後評：「此既別後，作詩贈之。江淹(444-505)〈擬古別離〉有『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句，言別離之情，古今有同悲也。」(卷 10，頁 18b)既指出本詩妙於起首，也點明詩作是別後所贈，並附帶說解與本詩相關的典故。唯上述圈點與詩評，不過是「略示軌途，俾讀者知所從入耳。」(〈凡例〉，頁 3)而非如屈復《唐詩成法》般，首首皆有圈點與詳細詩評。

要之，《唐詩成法》僅選五、七言律詩，首首皆有詩評並輔以圈點，以講解詩作字句的相承脈絡處，使讀者能「即詩見法」與「本法為詩」。而《唐詩別裁集》不論是康熙年間的初刻本或是乾隆時的重訂本，都是採取「諸體兼選、四唐並收」的體例，透過鑒別、裁定各種詩體的源流正變，以達到沈德潛「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2a)的選詩理念。換言之，如果《唐詩成法》是透過「作品」中是否具有「詩法」作為選評依據，《唐詩別裁集》則偏重於四唐「作者」在詩作中所呈現的體格聲調、興象風神等關乎詩歌「格調」¹⁹

¹⁹ 關於「格調」一詞的定義，王宏林〈沈德潛的格調論〉指出：「格調」一詞含義大致有二，一是「音調結構的某種傳統或規範」，另一種則出自明人胡應麟《詩藪》所謂「體格聲調，興象風神」(內編卷 5)，亦即透過詩作淺層的格律聲調，以體會詩作深層的藝術風貌。而沈德潛的「格調」說，「不

層次的內容，與沈德潛的「格調」詩說是息息相關的。以下透過具體詩例比較，來辨析兩家在「說詩偏重點」與「如何分判詩作高下」的差異。

三、兩書對作品／作者的不同關注

《唐詩成法》與《唐詩別裁集》雖然都自稱具有引導讀者習詩的作用，但就兩書說詩偏重點而論，《唐詩成法》是透過分析唐人律詩的字句章法來引導初學者，《唐詩別裁集》則多著眼於詩人及其所處時代的詩學風尚，針對不同的詩體為讀者指引學習典範。以下透過兩書對相同詩作與各自偏好選錄的作品印證之。

以唐玄宗（685-762）〈經魯祭孔子而歎之〉為例：

夫子何為者，栖栖一代中。地猶鄒氏邑，宅即魯王宮。

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卷1，頁19）

本詩是《唐詩成法》的開卷之作，同樣是《唐詩別裁集》的五律卷首。《唐詩成法》對本詩的說解是：

起即用（詩題）「而歎之」意，但就《魯論》成語作問答，止添「一代中」三字，已盡孔子生平。**三四**寫經魯，止用「地猶」、「宅即」字，省卻鸞輿鳳輦等字，空靈邁俗。**五六**再寫「歎之」，止將夫子典故，用虛字轉折而出，神情逼真。**結**寫「祭」字，又用孔子典故，止加「今看」、「當與」四字，結上六句，言外有「祭神如神在」意。先寫孔子，次寫經魯，再寫歎之，後寫祭，皆用**倒敘法**。（卷1，頁19）

引文中，屈復除了說解詩中的典故與句意，對於詩作各聯如何呼應題目？如何敘寫？也都詳加分析。引文之外，屈復進一步指出本詩「歎鳳嗟身否，傷麟怨道窮」的「怨」字有違孔子大聖人身分，若改為「歎鳳身雖否，傷麟道未窮」，既扭轉原詩的負面語

僅僅是指聲韻音節的結構模式，更側重深層的藝術風貌。」顯然更加貼近胡應麟的說法。見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204-205。

意，也能回應尾聯「今看兩楹奠，當與夢時同」的語意。亦即玄宗親自祭奠孔子，不僅讓孔子昔時「坐奠於兩楹之間」的夜夢成真，也驗證了孔子確實是「身雖否」而「道未窮」的。對照《唐詩別裁集》對本詩的評釋來看，沈德潛在「玄宗皇帝」名下概述其生平功業，並解釋其所以將玄宗置於唐人五律之始，乃因玄宗之前的唐朝國君，「(雖)皆有詩，然承陳、隋之後，古律俱未諧，故以玄宗為始，冠於唐初諸臣之上，尊君也。」(卷9，頁1a)除於詩作首聯句旁密加圈點，詩末並指明首聯立意：

孔子之道從何處贊歎？故只就不遇立言，此即**運意高處**。(卷9，頁1a)

相較於屈復對本詩章法字句的長篇說解，沈德潛僅關注首聯的「運意高處」，但在玄宗小傳中，沈德潛對於玄宗如何由「治稱太平」到安史之亂後「唐祚自此不復再振」，及其基於「尊君」考量而將玄宗置於唐人五律之首(卷9，頁1a)，都可看出沈德潛對「作者」的關注，顯然要高於對「作品」章法句式的解析。再以白居易(772-846)的成名作——〈賦得古原草送別〉為例：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卷5，頁148)

本詩頷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句旁，兩書都以密圈顯示此為本詩佳句處，但比較兩書對本詩的評解：

《唐詩成法》：三四誠佳句，但二雖起下，而**語太顯露**，遂使三四減色。五六雖分古道、荒城，為「又送」作勢，而**意終合掌**。(卷5，頁148-149)

《唐詩別裁集》：此詩見賞於顧況以得名者，然老成而少遠神。白詩之佳者，正不在此。(卷11，頁22a)

沈德潛關注的是白居易因本詩而「見賞於顧況以得名」的生平背景，並指出本詩有「老成而少遠神」之失。亦即白居易於年少之際寫出世態炎涼之感，缺乏感情上的悠然繚邈，實非白居易的五律上乘佳作。屈復則謂本詩第二句「一歲一枯榮」因語意太顯露，使得三、四句隨之減色；五六兩句的「古道」、「荒城」又有語意相近的

「合掌」之失。相較於沈德潛由「作者」生平來說解本詩的「少遠神」，屈復則由詩作「語太顯露」與「意終合掌」來點明本詩的缺失。而晚唐溫庭筠（約 812-866）〈商山早行〉詩：

晨起動征鐸，客行悲故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槲葉落山路，枳花明驛牆。因思杜陵夢，鳧雁滿回塘。（卷 5，頁 166）

沈德潛視本詩為「中晚律詩，每於頸聯振不起，往往索然興盡。」（卷 12，頁 8b）的負面詩例，但對於頸聯何以「振不起」？以及該如何修正使其「振起」？則未置一詞。相形之下，屈復謂本詩頷聯與頸聯皆寫題之「早」景，不但語意重複，與尾聯亦無關照。兩書比對互讀後，當不難明白詩作所以「振不起」之故。至於如何修改「振不起」的缺失？屈復進一步的指點讀者：「五六若寫故鄉景，結句再明白，則合作矣。」（卷 5，頁 166）亦即調整詩句的結構、層次，使各聯之間能緊密呼應，也就可避免「振不起」的缺失了。

屈、沈兩家詮解詩作的偏重點，不僅體現在「相同詩作」的不同評論，還體現在兩家各具特色的詩評內容。在《唐詩別裁集》的詩家小傳與詩評中，沈德潛常藉以闡釋其對四唐詩風發展與轉變的見解。除了之前引述的劉長卿與中唐詩風的轉變聯繫性，其論唐初五古「漸趨於律，風格未遒」的發展進程，至陳子昂（661-702）「起衰而詩品始正」，張九齡（678-740）「繼續而詩品乃醇」（卷 1，頁 7b）。以上所論，皆見諸「張九齡五古」名下小傳。其論初唐七古特色：「隊仗工麗，上下蟬聯」，並以之與盛唐七古進行高下品評的內容，則繫於初唐劉希夷（651-679）〈公子行〉後評（卷 5，頁 6a）。而論晚唐七律有「情不足而文多」之病，則置之溫庭筠七律名下小傳（卷 15，頁 20b）。除了注意四唐「詩家」與「詩風」的關聯性之外，沈德潛還偏好對有「並稱」的詩家一較高下，例如：

襄陽詩（五古）從靜悟得之，故語淡而味終不薄，此詩品也。然比右丞之渾厚，尚非魯衛。（卷 1，頁 16b）

（孟郊賈島）東坡目為「郊寒島瘦」，島瘦固然，郊之寒過求高深，鄰於刻削，

其實從真性情流出，未可與島並論也。（卷 4，頁 17a）

大歷後詩，夢得高於文房，與白傳唱和，故稱「劉白」。實劉以風格勝，白以近情勝，各自成家，不相肖也。（卷 15，頁 3a）

義山近體，辟績重重，長於諷諭，中有頓挫沈著，可接武少陵者，故應為一大宗。後人以「溫李」並稱，只取其穠麗相似，其實風骨各殊也。（卷 15，頁 15a）

引文中，沈德潛揭示了孟浩然（689-740）、孟郊（751-814）、劉禹錫（772-842）、李商隱（813-858）等詩家的創作特色，並與各自並稱的詩家——王維（699-761）、賈島（779-843）、白居易、溫庭筠進行高下評比，在在體現了沈德潛說詩偏好關注「作者」的取向。

反觀屈復。因終身不仕，以布衣終老，其流落不遇、客遊異鄉的心境，難免投射在選評唐人「孤寒不遇」這類主題的詩作²⁰上。觀其評杜甫〈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結聯「浣花溪裡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屈復謂二句充滿杜甫「老趨幕府」與「駕言吏隱」的矛盾無奈之意，進而興歎道：「其不平之鳴，觸物而發，刀刀見血，字字錐心，固難為淺見粗心者道也。」（卷 8，頁 236）言下似乎對這種「刀刀見血，字字錐心」的不平之鳴，深有體會。評賈島〈送無可上人〉之「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謂二句乃「一字一淚，淚點成血。巫峽之猿聲，杜鵑之叫月，不足擬也。」進而批評明人王世貞（1526-1590）因生長富貴之家，難以體會本詩佳境，隨後總結道：「可見天下事，非親歷者不知也。」（卷 5，頁 162）言下大有自己因曾親歷賈島字字血淚的苦境，是以特別能同情共感。又如曹鄴（約 816-875）〈碧澗宴上有懷知己〉，五六句「女蘿力弱難逢地，桐樹心孤易感秋」，詩中孤弱易感、知己難得之慨，也讓屈復讀後心生觸動，詩評遂有：「笙歌鼎沸中，每吟此詩，淒然欲絕。」（卷 12，頁 311）之言。而「通篇言生長孤寒，遭時搖落。扶持者少，凌轢者多」（卷 12，頁 320）的吳融（850-903）〈紅樹〉詩：「一聲南雁已先紅，神女霜飛葉葉同。自是

²⁰ 以下援引詩例，部分參見陳美朱：〈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唐詩成法》的特點與點校說明〉，收入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頁 4。

孤根非暖地，莫驚他木耐秋風。暖煙散去陰全薄，明月臨來影半空。長憶洞庭千萬樹，照山橫浦夕陽中。」也讓屈復讀後不禁興起：「忽念天下梁棟之才，老死於深山窮谷者，不可勝道。」（卷 12，頁 320）的感傷。再結合以下數首詩評內容來看：

評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結聯「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言我昔亦曾仗賴友朋，全無用處，遂不復作是想，惟任運而已。（卷 4，頁 127）

評杜甫〈遣意〉結聯「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我昔以友朋為性命，今則棄我如遺，反言以見此道如土也。（卷 4，頁 127）

評顧況〈送大理張卿〉頸聯「遷客比來無倚仗，故人相去隔雲泥」：窮途惟賴友生，忽而遠去，如嬰兒之失慈母。後四真情實語，氣味悲涼，聲淚俱下。吾客遊五十年，從無張卿其人者，竊為君慶也。（卷 9，頁 258）

以上引文，表面上是屈復說解詩中「昔日曾以友朋為性命，今日窮途被人棄置如遺」的失落，但由「吾客遊五十年，從無張卿其人者」的自訴文字推敲，屈復顯然是借前人的酒杯，來澆自己「七十有七齡，半百在行旅」²¹的胸中塊壘，長年客遊異鄉而不得不仰仗友朋提攜，因寄人籬下而不得不仰人鼻息。從而亦可見其評詩所偏重的面向，是對作品的詩意詮釋與內心的興感共鳴，與沈德潛所揭示的各種詩體之典範詩家（作者）創作特色與詩藝品評，是有著明顯差異的。

四、兩書對詩法／格調的評說差異

《唐詩成法》之所以以「成法」命名，據卷前劉藻（1701-1766）〈唐詩成法序〉引屈復所言：

我不論法，我自論詩。詩本有法，以詩還詩。「成法」云者，古人已定之式，

²¹ 清·屈復：〈留別王介山使君〉，《弱水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卷 3，頁 43。

特為指出，非斤斤持一格以繩古人也。(頁 11)

蔣寅先生也對「成法」的書名補充道：「屈復認為詩無所謂既定的法，只能從古代名作學習其藝術表現的具體經驗，也即『成法』。」²²可見屈復所謂的「成法」，指的是歸納唐人詩中既「成」的規矩「法」度，來引導初學者進行創作。再由卷前〈凡例〉所謂：

初盛中晚，皆有佳什。或專選初盛，或專選中晚，此一人之偏好，非古今之通論。茲集有法者，雖中晚必登；無法者，雖初盛不錄。(頁 15)

可見「詩法」不僅可用於指導創作，也是其據以評論四唐高下的標準。表面上，屈復選評四唐詩，似乎只客觀的考慮詩作是否具備詩法，所謂「有法必登」、「無法不錄」，並未摻雜個人的主觀好惡，實則未必。由《唐詩成法》將四唐詩概分為「初盛」、「中晚」，並就兩者高下進行評比道：

中晚諸作不知有法，其起伏照應，皆在半明半暗，似有如無之間，若初盛森嚴，止萬分之一耳。明人止在氣象調度上較量，不知初盛中晚之是非，不盡在彼也。(卷 12，頁 312)

屈復認為評論「初盛」、「中晚」的高下得失，不應由明代復古詩派所主張的「氣象調度」上進行較量，而應以「詩法有無」作為去取原則。也因此，中晚唐詩的「不知有法」，自然比不上「詩法森嚴」的初盛唐詩。是以書中詩評「凡提及初盛唐詩，往往予以正面肯定，相反的，提及中晚唐詩則多有負評。」²³甚至在評論晚唐杜牧(803-852)〈池州春送前進士蒯希逸〉詩：「芳草復芳草，斷腸還斷腸。自然堪下淚，何必更殘陽。楚岸萬千里，燕鴻三兩行。有家歸不得，況舉別君觴。」難得的以「合法」肯定本詩結構安排得當，卻又立即補充道：「晚唐如此者甚少」，²⁴以見這類「合

²² 蔣寅：〈至法無法：中國詩學的技巧觀〉，《文藝研究》2000：6（2000.11），頁 72。此外，關於《唐詩成法》的「成法」定義，可參考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頁 153-154。

²³ 引文及相關詩例，請參見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頁 165。

²⁴ 關於此詩的結構安排，屈復云：「一春，二送別。三四別情。五池州，六喻友。總結。前半將『春』字、『送』字，一滾而下，五六用停筆，合法。晚唐如此者甚少。結挽合好。」詳細詩評請見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卷 5，頁 154。

法」的詩作，是晚唐詩的少數特例而非常態。以下透過書中「初盛唐詩之合法」與「中晚唐詩之不講法」的正、反詩例，來具見屈復是如何的以「詩法」評論四唐詩之高下。

先以初唐杜審言（645-708）〈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為例：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
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屈復於首聯下密加圈點，以示此為全詩警句。三四句「寫物候到處皆新」，五六句「寫物候新得迅速」，兩聯合寫「物候」二字，且「雖不言驚而驚在語中」。結聯的「歸思」應首句的「宦遊」；「欲沾巾」又應次句的「偏驚」。全詩首尾相承，加以中間兩聯顛倒變化，屈復故言本詩「可學其法」（卷1，頁35）。至於之前引述的杜甫〈旅夜書懷〉，也因前四句寫「旅夜」，後四句緊扣題之「書懷」，加以五六句「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的「豈」、「應」二字，交互而見，結聯的「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又呼應首聯的「風岸」、「夜舟」，屈復故而譽之為「筆筆高老」（卷4，頁132）。

又如杜甫五律名作〈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對照屈復的詩評來看：「題是登岳陽樓，意是望洞庭湖，故將湖寫在首句，次句方寫登樓。三四方有餘力寫洞庭之大。五六又有閒力寫情。七又寫時事，八收本題。」（卷4，頁133）觀其說詩重點，不外乎詩作如何緊扣題旨，以及詩中各句的層次脈絡如何安排，使之井然有序。屈復所以謂初盛唐詩的詩法「森嚴」，正有見於詩作的章法字句安排得當，誠如卷前〈凡例〉所謂：「詩之有法，猶耳目口鼻之有位次也。」（頁15）。

至於中晚唐詩的「不講法」又是何種情形？先以中唐韋應物（737-792）〈自鞏洛舟行入黃河即事寄府縣僚友〉為例：「夾水蒼山路向東，東南山豁大河通。寒樹依微遠天外，夕陽明滅亂流中。孤村幾歲臨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風。為報洛橋遊宦侶，扁舟不繫與心同。」本詩中間兩聯，詩人寫其舟行黃河所見景色，因兩聯皆為寫景，

屈復遂有「皆成呆句」之譏，主張五六句宜改為寫情，如此不僅情景交錯，也能與結句的「與心同」三字相應（卷7，頁220）。而晚唐許渾（約791-858）〈咸陽城東樓〉：「一上高樓萬里愁，蒹葭楊柳似汀洲。溪雲初起日沈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鳥下綠蕪秦苑夕，蟬鳴黃葉漢宮秋。行人莫問當年事，故國東來渭水流。」屈復以本詩次聯的「閣」、「樓」二字合掌，且「樓」字與首句「一上高樓萬里愁」有重字之失（卷10，頁286）；周朴（？-878）〈董嶺水〉：「湖州安吉縣，門與白雲齊。禹力不到處，河聲流向西。去衙山色遠，近水月光低。中有高人在，沙中曳杖藜。」頸聯上句為白日所見的「山色」，下句為夜晚出現的「月光」，屈復故而謂「全無關合，乃湊字耳」，成為唐詩「不講法」的負面詩例（卷5，頁170）。再如晚唐僧人處默（-874-）〈聖果寺〉詩：「路自中峰上，盤回出薜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靄，遙天浸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由於中間兩聯皆寫寺中所見江景，屈復以之既無層次，味亦淺薄，故而成為中晚唐詩「不講法」（卷5，頁178）的另一負面詩例。至於李商隱七律名篇〈籌筆驛〉：「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為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屈復認為中二聯「是武侯論，非籌筆驛詩。」亦即詩句不過是議論孔明功業與蜀漢失國，並未能緊扣詩題的「籌筆驛」來寫景或詠懷。²⁵若與初盛唐詩之首尾呼應、情景交融的「有法」相較，更可謂「背謬極矣」（卷11，頁296）。透過以上初盛唐詩之「有法」與中唐詩之「不講法」的詩例比較，應可明白屈復所謂的「詩法」要旨，與其如何據「詩法」以衡量四唐詩高下的情形。

然而，對於屈復據以論斷四唐詩高下的「詩法」，沈德潛雖然認同「詩不可無法，亂雜而無章，非詩也。」（《唐詩別裁集·凡例》，頁4b）但對於是否要「以法論詩」？明顯異於屈復的見解，其云：

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

²⁵ 屈復在本詩詩評另舉杜牧〈和野人殷潛之題籌筆十四韻〉之三、四聯為例：「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認為此四句「猶能切題」。可見屈復所以批評李商隱〈籌筆驛〉，是針對「詩」（武侯論）、「題」（籌筆驛）無法切合而發。見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卷11，頁296。

變化於其中。若泥定此處應如何，彼處應如何，則**死法**矣。（《唐詩別裁集·凡例》，頁 4b）

既然詩之「法」講求神明變化，如天地間水流雲生般自然而然，也就毋須以固定的模式套路，亦即引文的「死法」來規範創作。沈德潛遂於卷前〈凡例〉聲明：「茲於評釋中，偶示紀律，要不以一定之法繩之。」（頁 4b）至於沈德潛「偶示紀律」的以詩法說詩情形，可以王維五律〈觀獵〉：「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忽過新豐市，還歸細柳營。回看射雕處，千里暮雲平。」的評論概見其要。沈德潛雖謂本詩「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絕頂。」是盛唐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但對於詩作的遣詞用字或各聯之間的起伏照應，並未予以詳細析解，僅概略點出本詩：「勝人處全在突兀也，結亦有回身射雕手段。」（卷 9，頁 24a）提示讀者留意本詩起、結二聯的佳妙處。又如評論杜甫七古〈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²⁶「因畫馬說到真馬，因真馬說到天子巡幸，故君之思，惓惓不忘，此題後拓開一步法。」（卷 7，頁 3a）或者評杜甫七律〈登高〉：「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謂本詩：「八句皆對，起二句對舉之中仍復用韻，格奇而變。」（卷 13，頁 21a）皆僅就全詩大意或是筆法獨到處指點一二，不同於屈復斤斤於「詩法之妙，在鍊格鍊句鍊字」（卷 1，頁 34）的說詩模式。然則沈德潛所賴以評論詩作高下的準則又是什麼？試觀以下所言：

詩貴**渾渾灑灑**，**元氣結成**。乍讀之不見其佳，久而味之，骨幹開張，意趣洋溢，斯為上乘。若但工於琢句，巧於著詞，全局必多不振。故有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唐詩別裁集·凡例》，頁 5a）

論詩既以元氣結成、氣味渾成為重，自然不須在琢句鍊字上過於追求，所謂：「每事

²⁶ 本詩為杜甫長篇七古，全詩引錄難免冗長，故僅節錄與詩評相關的首尾內容，供讀者參考。「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裡，龍媒去盡鳥呼風。」

過求，則當前妙境忽而不領。須解此意，方見其自然之趣。」(卷 9，頁 16b) 據此以觀其對初盛唐詩妙處的點評：

評杜審言〈蓬萊三殿侍宴奉敕詠終南山〉：初唐五言律，不用雕鏤。然後人雕鏤者，正不能到，故曰：「**大巧若拙**」，陳、杜、沈、宋，足以當之。(卷 9，頁 5b)

評李白〈月下獨酌〉：脫口而去，**純乎天然**，此種詩，人不易學。(卷 2，10a)

評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一氣渾淪**，神勇之技。(卷 9，頁 21b)

評岑參〈送杜佐下第歸陸渾別業〉：此詩純用慰勉，**心和氣平**，盛唐人身分，故不易到。(卷 10，頁 1b)

評杜甫〈投贈哥舒開府翰廿韻〉：**有氣象有神力**，開合變化，自中規矩。(卷 17，頁 21b)

如果初盛唐詩是因為「大巧若拙」、「純乎天然」、「一氣渾淪」、「心和氣平」、「有氣象有神力」而居於上乘，相形之下，中晚唐詩所以不及初盛者，正在於：「頓減渾厚之氣」(卷 3，頁 8b)、「蒼莽之氣不存」(卷 12，頁 4b)、「元氣不完，體格卑而聲調亦降」(卷 11，頁 1a)、「前此渾厚兀稟之氣不存」(卷 14，頁 7b)，亦即詩作的體格、聲調因人工雕琢而趨於工巧精秀，但詩作的渾厚之氣也隨之遞減甚或不存，這也是中晚唐詩評價遠不及盛唐之故。然而，中晚唐詩家若有能貼近盛唐詩之氣味渾厚者，沈德潛還是予以正面肯定的。印證其所以推崇中唐韓愈五律「高超邁俗」，是因為韓愈「五言近體中運以古風，筆力英氣逼人。」(卷 12，頁 1a)；其所以主張中唐七絕以李益(746-829)、劉禹錫為最，是因兩人詩有「音節神韻，可追逐龍標、供奉」(卷 20，頁 2b)之長，能與盛唐的王昌齡、李白相媲美。而其所以標舉晚唐李商隱七律，也在於李商隱「瓣香在老杜，故能神完氣足，邊幅不窘。」(卷 15，頁 17b)可見沈德潛對四唐詩的去取標準，在於詩歌的體格聲調是否渾厚天成，而非工於琢句，巧

於著詞，使詩作的格調因「漸秀」而「漸平」，因「工絕」而「格卑」。故知《唐詩別裁集》並非僅是「為學詩者發軔之助」，也是沈德潛藉以「扶掖雅正，使人知唐詩中有鯨魚碧海、巨刃摩天之觀」（〈重訂唐詩別裁集序〉，頁 2a）的利器。

在分別論述屈復《唐詩成法》與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如何以「詩法」及「格調」分判詩作高下後，以下再透過兩家對相同詩作的評比，來具體呈現兩家說詩準則的差異。

先以中唐張祜（792-854）賴以成名的〈題潤州金山寺〉²⁷為例：「一宿金山寺，超然離世群。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屈復以中間兩聯景色，能寫出「一宿所見」與「超然之景」的層次感，是以儘管結聯「翻思在朝市，終日醉醺醺」有草草收結之嫌，屈復仍正面譽之為「勝地名作，後無及者」（卷 5，頁 151）。但論詩偏重「格調」的沈德潛，則以此詩結聯「最為庸下」，²⁸因語意村俗遂黜而不收，改選張祜「有氣魄有筆力」的〈登廣武原〉：「廣武原西北，華夷此浩然。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遠樹千門色，高檣萬里船。鄉心日云暮，猶在楚城邊。」本詩中二聯所寫景色雄壯高遠，並以思鄉之意作結，沈德潛故而目之為「有氣魄有筆力」（卷 12，頁 3b）。再以賈島〈憶江上吳處士〉為例：「閩國揚帆去，蟾蜍虧復圓。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此地聚會夕，當時雷雨寒。蘭橈殊未返，消息海雲端。」本詩次聯為賈島的成名句，屈復所以稱許本詩「格法老」，是基於：

閩國是處士去處，三四陡接「渭水」、「長安」，似不相接，卻是反應閩國。五

²⁷ 據《雲溪友議》記載：「（張）祜題〈金山寺〉詩曰：『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綦毋潛云：『塔影掛清漢，鐘聲和白雲。』此二句未為佳也。」亦即張祜認為己詩贏過綦毋潛之作。而《唐摭言》亦記載張祜曾與和凝爭論詩藝，張祜所標舉的「嘉句」之一，即為「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可見此詩確實是張祜的成名作。引用資料，分見唐·張摭：《雲溪友議》，收入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 4，頁 25；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椿注譯：《唐摭言新譯》（臺北：三民書局，2005），卷 2，頁 50。

²⁸ 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僅謂本詩「最為庸下」（卷 12，頁 3b），至於何以庸下？則未多作說明。對照《說詩碎語》卷下所謂：「（本詩）惟領聯稍勝。『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寫景太窄；結語『因悲在城市，終日醉醺醺』，何村俗也。」可推知本詩所以「庸下」，正在於詩句語意「村俗」所致。收入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頁 504。

即用「此地聚會」，(六)又用「當時」一倒，「海雲」方結到閩國。(卷5，頁163)

引文所謂的「格法老」，指的是詩作各聯之間脈絡相承、首尾呼應，符合屈復以「詩法」井然論詩的準則。沈德潛雖然也肯定「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二句「風格頗高」，卻因有「通體不稱」之失(卷12，頁5a)，亦即全詩有佳句無佳篇，是以黜落本詩而改選「蒼莽之氣」猶存、足以和盛唐詩分道揚鑣的〈宿山寺〉與〈贈王將軍〉²⁹二詩。從中可具體得見沈德潛選評唐詩，與其「格調」詩說緊密相關的情形，透過「尋求具有『本色』之美的『第一義』作品，為後學指明師法對象和悟入途徑。」³⁰明顯異於於屈復執「詩法」以論詩的立場。

五、兩書以「金鍼度人」的不同面向

屈復於《唐詩成法》卷前〈凡例〉自言本書編選目的，是「聊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也表明「是編為學詩者發軔之助」。表面上，兩書都可視為初學詩者的入門指南，選評內容也都有「金鍼」度人之意。但透過以上針對兩書說詩偏重點(作品／作者)與分判詩作高下依據(詩法／格調)深入辨析後，可見兩書適用的對象大不相同。今人張思緒《詩法概述》論「詩法」適用對象時有言：

詩法乃為學詩者而作，非為能詩者作。以能詩者自可出入變化，不拘於法，但初學必須以法為階梯，然後方能達於變化。³¹

²⁹ 〈宿山寺〉詩內容：「眾岫聳寒色，精廬向此分。流星透疎木，走月逆行雲。絕頂人來少，高松鶴不群。一僧年八十，世事未曾聞。」〈贈王將軍〉詩內容：「宿衛爐煙近，除書墨未乾。馬曾金鏃中，身有寶刀瘢。父子同時捷，君王畫陣看。何當為外帥，白日出長安。」沈德潛於〈贈王將軍〉詩後評有言：「中晚五律，亦多佳製，然蒼莽之氣不存。所以難與前人分道，此篇庶幾近之。」(卷12，頁4b)可見其選錄本詩，應有見於本詩具有可「與前人分道」的蒼莽之氣。

³⁰ 王宏林：〈沈德潛的格調論〉，《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頁200。

³¹ 張思緒：〈凡例〉，《詩法概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前，頁1。

如果「學詩者」需要的是有法可循的選本來作為學習範例，那麼「能詩者」所需要的，便是在「詩法」的基礎上尋求進階變化。若移用清代桐城派所揭示的學文徑路：「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³²來分辨「學詩者」（有所法而後能）與「能詩者」（有所變而後大）的不同學習需求，也是相當貼切的。

整體而言，《唐詩成法》透過詩作的章法字句與層次脈絡，讓初學者掌握詩歌（尤其是律詩）創作的規矩法度；屈復對於詩中疵字病句的修改建議，也確實無愧於「為初學入門者作老馬」的選詩本意。清人吳家龍所以在閱讀《唐詩成法》底稿後，將本書「亟付棗梨，公諸天下」（頁13），正有見於其中所揭示的唐人律詩作法與字句相承脈絡，能「使學者了然，知有矩度。」（頁13）卷前所附另一篇劉藻〈唐詩成法序〉，也謂本書所以能「沾丐衣被多矣」，在於「學者讀其書，本法以為詩，而與法相從；漸即詩以見法，而與法相忘。」（頁11）但持平而論，《唐詩成法》固然有助於學詩者「本法以為詩」，但如果要由「與法相從」進階至「與法相忘」的境界，恐怕還得借助於為「能詩者」選評的《唐詩別裁集》。

沈德潛在《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自言本書乃「為學詩者發軔之助」，深究其所謂的「發軔之助」，乃在抽掉阻止車輪前進的橫木（軔）後，助益學子在廣闊的詩學天地馳騁奔騰。如前所云，沈德潛關注的是不同詩體的師法對象，並藉由詩作的體格聲調是否具有渾厚兀冪之氣，作為分判詩作高下的標準。相形之下，屈復賴以為選評準則的「詩法」，在沈德潛看來，不過是詩歌創作時的自然規律，猶如水流雲生般的自然而然。詩作固然「不可無法」，卻也不須泥於「死法」而不知變通。其評釋唐人詩作，遂僅「偶示紀律」，針對詩作的起伏照應、承接應轉處指點大要。倘若按屈復所論的學詩層次類推：「知有法難，有法而至於無法可尋，更難！」（〈凡例〉，頁16）然則《唐詩別裁集》所展示的選評金鍼，顯然屬於「無法可尋」的層次；在理解認知的難度上，確實是要比《唐詩成法》的「有法」來得「更難」。故而《唐詩別裁集》所適用的對象，是具有一定創作基礎，可不拘於法而作進階變化的「能詩

³² 引文見清·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引桐城派周永年所論。清·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文集》卷8，頁114。

者」，而不是停留在以法為階梯的「學詩者」了。

值得注意的是，屈復選評《唐詩成法》，是以「詩法」的有無作為選評準則，所謂「有法必登，無法不錄」。但檢視本書選評內容，卻經常出現「有法固然登，無法照樣錄」的例外情形，以致《唐詩成法》「屢見屈復直言所選錄的詩作有淺俗平庸、無甚意味之失；或是詩未必佳，不過因人存詩爾；甚至有久為世人傳誦的名詩名句，原本詩意淺直，不堪入選，卻姑且選錄的情形。」³³吾人不妨將這些矛盾情形理解為是屈復透過正（有法）、反（無法）詩例，來講解「作詩當如何」與「作詩當避忌」的教學手法。然而，「選評準則不一」畢竟是詩歌選本的嚴重缺失，如果出現在「以選本進行詩學論爭」³⁴的唐詩選本上，更容易因論述立場反覆而使人莫衷一是，甚至是招致負評了。

反觀《唐詩別裁集》。卷前〈凡例〉有「詩貴渾渾灑灑，元氣結成」（頁 5a）之言，檢視全書選評內容，沈德潛確實嚴守「不著圈點而氣味渾成者收之，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頁 5a）的選評原則。而書中「收之」、「汰之」的例證，如前文提及的賈島名句「秋風吹渭水，落葉滿長安」，因全詩有「通體不稱」之失，亦即僅有佳句而無佳篇，故而黜落全詩（卷 12，頁 5a）；張祜賴以成名的「樹色中流見，鐘聲兩岸聞」，也因結聯語意「最為庸下」（卷 12，頁 3b）而被刪汰。又如杜牧詠史名作〈赤壁〉詩：「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因「近輕薄少年語」（卷 20，頁 19b）而未能入選。其他唐人七絕名句，如張祜「卻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有「譏刺輕薄，絕無詩品」之失。而王維「白眼看他世上人」；張謂「世人結交須黃金」；曹松（828-903）「一將功成萬骨枯」；章碣（836-905）「劉項原來不讀書」，全都被沈德潛歸入「粗詩之派」。朱慶餘（-826-）「鸚鵡前頭不敢言」，則屬「纖小詩之派」；李商隱「薛王沈醉壽王醒」則是「輕薄詩之派」（卷 20，頁 19a）。

³³ 詳細詩例，請參見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頁 173。

³⁴ 孫琴安論唐詩選本可拓展的研究面向時，主張：「後代許多詩評家對唐詩的一些重大爭論，有時並不是在詩話中進行，而是在選本中進行的。」其所舉例的選本，如李攀龍《古今詩刪》之《唐詩選》，王夫之《唐詩評選》，王士禛《唐詩神韻集》與沈德潛《唐詩別裁集》等書。見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卷前〈自序〉，頁 16。

為了嚴守「有佳句可傳而中多敗闕者汰之」的選詩體例，以上「絕無詩品」的唐人七絕，遂都在《唐詩別裁集》的汰選之列。書中特意收錄的，如初唐應制詩，沈德潛因有見於其中「多諛美之詞」，是以僅「取鐵中錚錚者幾章，以備一體。」（卷 13，頁 5a）。而唐人試帖詩，也因「當時才士每細心揣摩，降格為之」（卷 18，頁 5b），以致多祈請卑屈之作，書中遂「取氣骨近高，辭章近雅者，為學詩人導以先路。」（卷 18，頁 5b）李商隱七絕也僅「取其大雅者」，汰除譏刺過深、失之輕薄的詩作（卷 20，頁 21a）。透過以上「去」、「取」的詩例，可清楚得見沈德潛選評《唐詩別裁集》，確實是秉持著一以貫之的「雅正」³⁵詩教觀，也確實無愧於書名「別裁」之意。

結合以上所論兩書適用對象差異——「學詩者」與「能詩者」，與選評內容的理解難易度——「知有法易」與「知無法難」，並就兩書是否嚴守選評準則進行考量，對於本文開頭的提問：屈、沈兩家在清代原本並列為南北兩大詩宗，何以兩人選評的唐詩選本，卻在後世傳播時有巨大的冷熱差異？應能豁然開朗。何況就兩人的身世與仕宦背景而論，沈德潛不僅在家鄉蘇州一帶，有葉燮（1627-1703）、薛雪（1681-1770）等師友形成詩歌群體，彼此倡和，在江南文風盛行的氛圍中，自然形成快速的傳播和影響。加以身為乾隆朝的詩學領袖，能以其政治上的影響力提拔後進，獎掖詩學，其在乾隆詩壇的影響力與詩名傳播程度，自然不是以布衣終老、以塾師坐館謀生的屈復所能比擬的。加以《唐詩別裁集》體大思精，嚴守詩作的「格調」作為去取準則，無怪乎本書能風行海內，經久不衰。相形之下，《唐詩成法》為了指點初學者習詩應具有的正向追求與負面避忌，不免出現「有法固然收，無法照樣錄」的選評矛盾，也使得本書僅能成為習詩讀本或教材，而無法以之標舉詩學主張或與人進行詩學論爭了。

³⁵ 《唐詩別裁集》初刻本〈原序〉，沈德潛自言其編選理念為「去淫濫以歸雅正」，〈重訂唐詩別裁集序〉再次強調編選本書是「要藉以扶掖雅正」。兩書序文見於《唐詩別裁集》重訂本卷前。

六、結論

本文探討了屈復《唐詩成法》與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這兩部具有「初學金鍼」意義的唐詩選本，透過兩書的選評理念與說詩偏重點進行比較。從而得見：《唐詩成法》是以唐人律詩結構字句中的既「成」規矩「法」度，作為引導初學者創作的金鍼，而「詩法」有無也成為屈復選評詩作的去取準則。《唐詩別裁集》則是一部「諸體兼選，四唐皆收」的選本，通過揭示各種詩體的發展演變與審美要求，為讀者指明師法對象及學詩途徑。換言之，《唐詩成法》是以「詩法」來說解「作品」的優劣，而《唐詩別裁集》則以詩作的「格調」來評價「作者」的詩藝高下。由於「詩法」屬於「有法可尋」的層次，因而《唐詩成法》所展示的選評金鍼，適用的是處於入門初階、必須摸索「詩法」準繩才能掌握詩歌創作法則的「學詩者」。而《唐詩別裁集》「格調」詩說所展示的選評金鍼，屬於「無法可尋」的層次，其適用的對象，是具備詩法概念與創作經驗後，擬在既有基礎上尋求進階變化的「能詩者」。可見兩書雖然都具有「金鍼度人」的選評理念，但在選本體例、說詩偏重點與適用對象上，還是有明顯差異的。

本文關注的另一個重點是：屈復與沈德潛在乾嘉之際曾被並稱為南北兩大詩宗，兩人各自編選的《唐詩成法》與《唐詩別裁集》，也都具有指引讀者習詩的作用，何以屈復其人其書在後世的流通與接受程度，卻遠遠不及沈德潛與《唐詩別裁集》？外在因素上，實繫乎屈、沈兩人因仕隱浮沈所造就的聲名顯晦落差。屈復因以布衣終老，並以塾師館課維生，《唐詩成法》的成書自然少受政治因素影響，屈復大可就詩論詩，使得書中的選詩與評詩，無不充滿屈復個人的詩學偏好或主觀色彩。沈德潛則不然，其深受乾隆帝的提拔而仕宦顯達，成為乾隆朝的詩壇盟主；在重訂《唐詩別裁集》時，也積極的投合乾隆帝的文學政策與喜好，並透過選評唐詩來形塑、印證其「格調」詩說的內容。在政治影響力的作用下，「坐館塾師屈復」自然是無法與「詩壇盟主沈德潛」相提並論的。而就內在因素而言，《唐詩成法》採取塾師教學時常用的正（有法）、反（無法）手法，來講解「作詩當如何」與「作詩當避免」的

情形，宛如為人指路並排除路障的識途老馬，此舉固然有助於初學者理解創作的規矩法度，卻也易因選評體例不一而招致負評，或者被視為卑之無甚高論的教材或讀本。相形之下，《唐詩別裁集》嚴守「格調」詩說作為去取準則，刊落不合理的詩人與詩作，體現出沈德潛所推崇的雅正詩教與雄渾壯闊詩風，使本書能建構出有別於清初王士禛《唐賢三昧集》的「神韻」詩學樣貌，落實了「是編為學詩者發軔之助」的選評理念。加以沈德潛選詩兼及四唐各體詩作，相較於《唐詩成法》單錄「律詩」一體，《唐詩別裁集》顯然更能為讀者指出寬廣壯闊的學詩道路，無怪乎本書不論是在清代與後世，都要比《唐詩成法》獲得更多的認同與關注了。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唐·張摭：《雲溪友議》，收入北京中華書局編輯部編：《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
- 五代·王定保撰，姜漢椿注譯：《唐摭言新譯》，臺北：三民書局，2005。
- 清·李體仁、王學禮合編：《蒲城縣新志》，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
- 清·沈德潛編選：《唐詩別裁集》，康熙 56 年（1717）碧梧書屋藏版。
- * 清·沈德潛編選：《唐詩別裁集》，香港：中華書局，1977，據乾隆 28 年（1763）教忠堂本縮印。
- * 清·沈德潛：《說詩碎語》，收入丁福保輯：《清詩話》，臺北：西南書局，1979。
- * 清·屈復：《弱水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2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 清·屈復編選，陳美朱點校：《屈復唐詩成法點校本》，臺南：成大出版社，2022。
- 清·姚鼐著，劉季高標校：《惜抱軒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梁章鉅：《退庵隨筆》，收入郭紹虞編選：《清詩話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5。

二、近人論著

- * 王宏林：《沈德潛詩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 * 范建明：〈關於《唐詩別裁集》的修訂及其理由——「重訂本」與「初刻本」的比較〉，《逢甲人文社會學報》25（2012.12），頁 57-74。
- * 孫琴安：《唐詩選本提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 袁行雲：《清人詩集敘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4。
- * 陳美朱：〈析論屈復《唐詩成法》的「詩法」觀〉，《東華漢學》35（2022.6），頁 147-182。
- 張思緒：《詩法概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 蔣寅：〈至法無法：中國詩學的技巧觀〉，《文藝研究》2000：6（2000.11），頁68-74。

*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Mei Zhu, “An Analysis of Qu Fu’s Concept of ‘Poetic Principles’ in *Tang Shi Cheng Fa*”,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35 (Jun. 2022), pp. 147-182.
- Fan Jian Ming, “On Revision of *Tang Shi Bie Cai Ji* and Its Reason-Comparison between the Revised Edition and the Original Edition”,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5 (Dec. 2012), pp. 57-74.
- Jiang Yin, “The Ultimate Law and No Law: The Concept of Technique in Chinese Poetics”, *Literature and Art Studies* 6 (Nov. 2000), pp. 68-74.
- [Qing]Qu Fu, *Ruo Shui Ji* [Collection of Weak Water], included in *Qing Dai Shi Wen Ji Hui Bian* [Anthology of Qing Dynasty Poetry and Prose] Vol. 223, (Shanghai: Shanghai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Qing]Qu Fu ed., Chen Mei Zhu collated, *Qu Fu Tang Shi Cheng Fa Dian Jiao Ben* [Annotated Edition of Qu Fu’s Tang Poetry Composition Methods] (Taina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ess, 2022).
- [Qing]Shen De Qian ed., *Tang Shi Bie Cai Ji* [Selected Works of Tang Poetry] (Hong Kong: Chung Hwa Book Company, 1977), based on the Qianlong 28th year (1763) Jiao Zhong Tang edition.
- [Qing]Shen De Qian, *Shuo Shi Zui Yu* [On Poetry] included in Ding Fu Bao ed., *Qing Shi Hua* [Discussions on Qing Poetry] (Taipei: Southwest Bookstore, 1979).
- Sun Qin An, *Tang Shi Xuan Ben Ti Yao* [An Introduction to Selected Tang Poetry]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5).
- Wang Hong Lin, *Shen De Qian Shi Xue Si Xiang Yan Jiu* [A Study of Shen De Qian’s Poetic Thought]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Yan Di Chang, *Qing Shi Shi* [A History of Qing Poetry]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